

神调

——东北往事

这是一个乞丐到大地主的奋斗史

百合 /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——东北往事

神 调

百 合 著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调:东北往事/百合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4.6
ISBN 978-7-307-13493-5

I.神… II.百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6163 号

责任编辑:张福臣

责任校对:汪欣怡

版式设计:韩闻锦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市金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16.75 字数: 298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3493-5 定价: 35.00 元

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从冯家集到阿克敦 / 001

云美尽管还比式奎小四个月，但在式奎眼里可是个主心骨，在漂泊的岁月里，只要靠在这胸前，躺在这怀里，式奎才像找到了依靠，心里才踏实。现在，他用打了趺的大手，体会着柔软和滑腻，嗅着云美鼻息里散发着的女人的气息，他又沉醉了。

云美躲在式奎所营造的笼盖里，摊开了身体。两人就像酿酒的天锅地锅，转动着咬合在一起，一会云美又发出声响，式奎慌忙用嘴去堵，云美不再出声，但那激情却像酒气一样升腾了……

第二章 娶二房遭遇土匪 / 021

云美最后作出了一个决定，她要给丈夫娶个二房。

三十多岁的典周氏盘腿坐在火炕炕头，两只小脚翻到脚心对脚心，丰厚的臀部发面团般地摊在温热的炕面上，她的细腰稳稳地挺立在中间。这个姿势让她很舒坦，有点儿安闲与慵懒。她随意地抬起了手，手中连着粗线的长针在鬓角的密发里滑动了几下，又缓缓地落在腿窝里正纳着的鞋底儿上，她在思索：谁家的女人会嫁到她家给丈夫当二房。

天色渐暗，西北风停止了吼叫。云美面前的泥火盆里盛满了尚未燃尽的炭灰，有一点点红火星忽亮忽亮的。娶二房不新鲜，可大媳妇张罗给丈夫娶二房倒是很少见。云美看着那火亮，像是窥视着自己的内心。

“还是京师的爷过得滋润。”殷天朴语气里有感叹，还有点不屑。

关爷说：“也是把京师的旗人闲的。最初随龙入关的旗人，在京师周边都圈一块地，怎奈人多地少，把种地的汉人挤跑了，逼急了要造反，朝廷就不让他们圈地了，直接给旗人发钱，供养起来。这些京师旗人不农、不工、不商、不牧，吃皇粮，领皇饷，只靠清闲打发日子，变着法的玩儿。上至王侯，下至旗兵，会唱二簧、单弦、大鼓的多了，也有养鱼、养鸟、养狗的，也有种花种草的，斗鸡呀，斗蟋蟀呀，什么都能拿出来斗一斗。还有玩高雅高深的，画个山水画，填个词作个赋，谄几套大鼓词令，都能露一手。就是那鸟笼子、兔儿爷的样式，都能弄成几百样，看得让人迷糊。也有的旗人没事就赌，赌啥的都有，连祖上的房产也拿去赌，叫‘吃瓦片’，有个顺口溜讽刺他们呢。”

“关爷，你说说啥样的顺口溜？”

关爷仰头想想说：“前面的几句我给忘了，只记得有几句话说那不肖子孙是‘光着脚丫上八旗，没有马褂干着急，当了裤子买炕席，豆汁就着萝卜皮，看你着急不着急！’”关爷学着京师油滑的腔调，引起随行人一片笑声。原来，大家都支楞着耳朵在听，关爷并不介意，反倒受到鼓舞般地纵声大笑。

仙荣还从未想过式奎该叫什么，早些天叫了几日姐夫，圆房后就没了称呼，仙荣留心听仙萍叫式奎什么，但一直也没听到，她又不能随云美的叫法，叫式奎他爹、他爹的，现在反正没有别人，一说话就知道是和对方说。

仙荣又说了：“我想骑马。”

式奎说：“你才会赶车，又不熟练，到了路上，啥情况都有，你还是专门练赶车吧。”

仙荣说：“我骑马是为了和大黑马亲近亲近，让它也熟悉熟悉我。”

式奎见她那么坚决，就卸了车，顺便教仙荣怎么套车，怎么卸

车，牵着大黑马让仙荣上马。仙荣扬着头对式奎说：

“我自己不敢骑，再说大黑马不经你介绍，它也不愿意的，行吗？”

两人共同骑着大黑马，大黑马也不介意，得得地在泉眼泡里跑圈，仙荣靠在式奎身上，扭着头得意地看着式奎，那眼光迷离得让式奎心都颤动起来。

第五章 典家的地呀是鹿神给 / 065

这几天，三个媳妇总把新房挂在嘴边，云美用很正式的口吻告诉仙荣：

“撒愣的，在年前快点怀上，小一辈都要结婚了，等儿媳妇们挺着大肚子，你还空着身子多不好，你是要儿媳妇们给你接生吗？”

当天晚上，仙荣就在式奎的身子底下撒开了娇，她对式奎说：

“他爹大狗熊啊，你使些力气，我们都晚了！”

式奎就用上了劲，等他的劲使完了，仙荣抽出身，式奎找不到她了，只摸到了她的两只手，式奎忙问：

“你又在搞啥名堂？”

仙荣的声音来自上方：

“我在倒立呢，你快来扶我一把。”

式奎坐起身子往上摸，摸到了仙荣细细的腰身和宽宽的肥臀，她确实是倒立着。

第六章 阿克敦和鄂多哩、敖东城 / 083

黄大仙拉过典式奎，他把手拍在胸口上，要典式奎也把手拍在胸口上，而后，黄大仙对着那棵树说：

“鲁米苏伊，他就是咱的姑爷，仙萍和仙荣的丈夫。今天，他要向你保证。”说到这里，黄大仙把典式奎又拉到正对着图案的位置，他说：“我说一句，你学一句。”

“我一定对你女儿好，说。”

“我一定对你女儿好。”

“我向你保证，说。”

“我向你保证。”

黄大仙满意地看着典式奎，典式奎再次把手放在胸口上：

“我许诺，我一定对老丈人好，一定对仙萍好，一定对仙荣好。”

第七章 悠出满院子典家人 / 097

一场小雨给夏夜送来了清凉。典式奎头枕方枕躺在炕上，他赤着胸膛，正眯着眼睛冲着敞着窗户的外面出神。近几天，天气闷热，云美和仙荣都在各自的屋子里准备了一把桦树皮扇子，为他扇风纳凉。今天不用扇子，仙荣改用头发丝给他挠着痒痒。仙荣把发髻打开，飘落下长长的头发，她随意地托起一把，用细丝撩拨着式奎，式奎很受用地缩着脖子，配合地挪挪身子。

两人慵懒地打发着被雨水浸过散发着土腥味的长夜。有一丝发丝溜进了式奎的嘴角，式奎用牙悄悄地咬了几下，仙荣顺着力道微微低下脑袋，式奎拈着她的发丝说：“你能觉着我咬头发发了？”仙荣轻声说：“女人的头发最特别，你再轻的弄，我都知道。”式奎就又用手在她脑后划了一下，就有几根头发落进手中，仙荣回手把他的手握紧说：“又有好几根了。”

第八章 来了教书先生 / 117

晚上，式奎和云美盘腿坐在炕桌的两边，仙荣把炕桌擦得干干净净，桌上放着烛台，烛台上插着一炷红蜡，形成了一圈红红的暖光。仙荣站在地上，把一个烟筐箩倒扣在头上，筐箩底还夹着几条红辫绳。她扮成戴红缨帽子的官人，从炕桌头上的一叠地契中取下一张，拽着粗声念道：

“额摩佐领守尉府地券，第伍拾贰号。阿克敦人典式奎——”

“喳！”式奎把右手食指支在炕桌上应道。

“发给你地券二十垧，永远承种，按年交田赋税，不得抗霸钱粮，私相典卖，致干——致干撤地严究，听到没有？”……

式奎挺胸说：“小的一家有的是力气，有能力耕种，不烦大人操这心。”

“大胆！好好回答本官，要是无力耕种，咋办？”

“咋办？把三媳妇卖了！”云美一拍桌子。

仙荣一听，把烟筐箩拿下来，“大姐，你好狠呢，咋不卖大媳妇呢。”

式奎打着圆场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谁也不卖，快给我倒碗水，你这大人照顾一下小民吧。”

第九章 旷夫和怨妇 / 135

得石带着得风、得雨两个小兄弟进了一间屋子休息了。仙荣和春秀住进了盛雨亭的隔壁，春秀也不说话，打着夸张的哈欠，早早地钻进了被窝，头朝里躺下了。

仙荣见她这个样子，抿了抿嘴鼓起勇气悄声推门出来，见四处没有动静，只有过道上一盏油灯似明似灭地默默燃着。她推了盛雨亭的门，那门无声地开了，又无声地关上。原礼部司务盛雨亭早忘了一切，踉跄几步把仙荣紧紧抱住。这是干柴和烈火的相遇，是旷夫和怨妇的拥抱，是忘了身份和处境的男人和女人的直接交合，一次不行，就再来一次，仙荣终于全身散了架子一样依附在铺上，像是从云端坠落到了温暖的水湾。盛雨亭头枕着仙荣肉感的大腿，喘着粗气，极其舒畅地闭上眼睛，他觉得他现在就是刚拉完铁弓铁箭的大阿玛，或者是追逐完猎物的海东青。

第十章 为儿媳做主 / 158

柳芬不明白得州的举动，问道：“好好的梯子，你踹它干啥？”

原来，她把刚才那一脚看得清清楚楚。

得州情急之中倒是说了实话：“啊，我想和你单独说会儿话。”

柳芬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，她明白了得州那一脚的意思，得州自觉失语，但也完整准确地表达了那个意思，柳芬红红的脸又反馈回了柳芬的意思。他怎能不高兴？他乘机说道：

“你帮帮忙，修修这梯子。”

柳芬放下水盆，蹲下身子扶住已躺下的梯子，得州用草绳来回

缠绕捆绑着梯子的立柱，一边抬头直视着柳芬，柳芬忽灵的眼睛像是在躲闪，但仍能在游盼中接住对方的目光。

得州直接问：“你许婆家了吗？”

柳芬双手扶着梯子，紧张地摇着头。

得州又把梯子往墙根移了移，他是怕房顶上的人瞧见了，就找了个死角。柳芬也蹲着身子往里挪，两个人倒是很默契。

得州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有婆娘了，可我瞧不上。”

“瞧不上还娶？”柳芬问。得州边叹气边摇头：

“她们家骗了我三娘，她那半边脸塌下来了。”

柳芬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，那梯子就摇晃了，得州的手就过来扶住，正扶在柳芬的手上，两个人的手就叠在一起，冰遇到了火，该是怎样的震颤。

第十一章 暗流涌动 / 172

“这就好，”盛雨亭真的放下心来，“这回我们可以慢慢来，不用忙三火四的。”

“慢慢来，咋个来法？”仙荣问。

“这慢慢来嘛，最慢的是晚上要办事，早晨就得开始。”盛雨亭的语调也慢下来。

“那你说说，从早到晚这段干啥？”仙荣感兴趣地问。

盛雨亭把仙荣拉到怀里说：“早晨就暗示女人晚上有戏，让女人一天都惦记着，在这一天里，要对女人温柔地呵护，百般地怜爱，让她心里甜滋滋的，就盼着晚上快点到来。在临睡前，要给女人沐浴熏香，让她全身疏通，四肢松软。到了正戏开始，要对女人轻轻地抚摸，让女人慢慢地感觉。”

盛雨亭嘴里说着，双手可就在仙荣身上轻轻地、慢慢地进行了，仙荣非常受用，把身子缓缓地放倒，那盛雨亭边讲解边实践，最后仙荣急了：“秀才，你也太慢了，我等不及了！”就自己动手来。

这山里的景色就是美，山上的树呀、草呀、花呀都熟透了，那绿色是墨绿的，绿得饱满，像要滴落下来一样。那草啊，也浑身充满了韧性，活像三十岁的女人全都舒展开了。那花呀就更不必说，就在这秋天里一齐开放着，比着，赛着，彼此还相互衬托着，谁也不服谁，谁又离不开谁的样子，颜色搭配得那么合理，那么协调又那么随意。绿色的树和草，各种颜色的花中，还不经意地露出几块褐色的山石来，这种褐色在这些艳丽轻快的色彩中显得分外沉稳，让人的心情有托底的感觉。背阴的山石上面还生长着绿苔，绿苔的形态各式各样，都像是不经意间画上去的。

在这美景中，有溪水涓涓流过，映着细碎的波纹，星星点点地闪亮，就更能突出这种灵动，不看芝清那边的脸，单从这个侧面看，一个漂亮的村姑赤着双脚站在流动的溪水中，掬一捧溪水往脸上洒去，那动作中再带一些曲和柔，确实美极了。

受了重伤的卜知会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，式奎这次把这个刀把脸斗鸡眼看了个端详，新仇旧恨涌到心头。卜知会鼻子两侧都冒了汗，他那斗鸡眼眼囊下松弛的皮肉也抽搐着，他坦白了渠师爷和殷洪海派他卧的底，知会还交代，他们计划把这批火药盗走后，就把制药间和仓库全炸了，让典得石被迫离开石沟洞，他们再进驻，因为在二郎山，再也找不到像石沟洞这样的好硝石。

典得州小心地和式奎见面，式奎没说什么，让他快去装车。这就是大家庭，在外敌当前时，什么是是非非都没有了，整个一家子都会一致对外，空前团结，可当外在危险一解除，内部的不一致就会显现出来。式奎有时也想，要是外敌听他的就好了，让他来就来，让他走就走。为了安全，式奎和得石让大家把剩下的火药连夜运往额摩镇，送过火药，已到天明。式奎和得石两人押着卜知会来到守尉府，紧急求见赵守尉。

殷洪海轻手轻脚地走近这家，很顺利地翻墙进了院子，返身把院门门闩拉开，移开了院门，然后，在院子里找了一根木棍，悄悄地走到房门前，很小心地用那根木棍顶住了房门。他做完这些，嘴角还有一丝得意。他弓着腰，摸到牲口棚子里，解下了一匹骡子的缰绳，牵着骡子就出了院子，他一纵身跃上骡背，就听到后面有呼喊声和敲门声……

殷洪海骑着皮毛油光乌亮的骡子走在通往盘云洞的山道上，正午的阳光把他和骡子的影子混在一起。在此之前，他还偷了一家的干粮，又在一个茅草堆里睡了一觉。昔日的大少爷，已习惯了这种偷盗抢掠的生活。打死张双妹后，他觉得杀人也不过如此，看来他又有提高了，加入辘子干些大的买卖才过瘾。只要驮上两桶火药，作为见面礼送给罗门山的金钱豹，他就有了新的生长空间，等金钱豹得到更多的火药，他的地位会更高，想到这儿，他还美得哼了小曲，沿着山路逶迤而上。

赵敦诚一个人悄没声息地来到典家，他快踱到烧锅后院时，才被典式奎发现。两人像是有约定，没有寒暄客套，典式奎把赵敦诚让进后院的一间小屋。平时，典式奎在这里独饮静思，现在，炕桌放在中间，上面摆了四样小菜，一把酒壶两只酒盅，两人坐下对饮。

赵敦诚说：“柳树趟子隔着，去不了江边，交通不开，垦殖受限，从乌拉那方面来的人过不来，以后的粮食也不能漕运，陆路运粮还不够送粮的人吃马喂……”

典式奎给赵敦诚倒酒，也不接话。喝了两盅后，典式奎像是另起话题，他说：

“阿克敦有好多树啊，松树，椴树，桦树，只有柳树枝插进地里，见水就活呀。”

赵敦诚手举筷子僵在半空，他看着典式奎好一会儿，忽地放下筷子，他探身抢过酒壶，为典式奎满酒，典式奎嘴里说着“折煞小人”，手捂着酒盅躲闪。赵敦诚坚持地把酒倒上，然后，把自己的酒盅往前一送，碰到典式奎的酒盅上，说：

“来！咱们干一盅。”

典式奎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他永远也咂摸不透两样东西：酒和女人。同样的水，同样的粮，同样的曲，每锅烧出来的酒相似却不同。在喉咙口滑过的感觉，由胃里返顶回的余味，刺激食管的力道，都有细微的差别。女人也如此，俗话说百女百样，千女千样。他还用酒泡过女人，不过，那是被迫的。

道光十七年八月的一天，日头惨白与天一色，热烘烘地让人烦躁不安。没有风没有云自然也没有雨。一个炸雷般的消息在冯家集迅速扩散。

“典家生了怪胎！”

“——典家烧锅老典家——老典家的大儿子——典家老大的媳妇生了怪胎！”

“怪胎有多怪？”

“那怪红瞎瞎秃豁豁带着血沫子，盘成人型，窝在泥盆子里。”

“早魃现世了！”

“我的老天爷，遭天的大旱终究有了出处，咱们这儿出早魃了。”

“旱魃？旱魃就是不播云不布雨的土龙。”

“找龙母去！谁生了旱魃，谁就是龙母。她怀了数月的旱魃，我们也早了一春一夏！唉，地裂口子河见底，苗晒死在田地里，连着三个月不下一滴雨，敢情旱魃早就进住了冯家集，它窝在典家媳妇的肚子里，这条懒龙，这条土龙，拔了它，找龙母去。”

典家烧锅处在老河口土崖坡下，一溜石基土墙青砖垒角的正房，两侧分别是甑锅和窖棚，院子里有一眼轱辘井和十几个敞口的立缸和大肚子酒坛。最抢眼的是黑糊糊的烟囱，正冒着直直的白烟，远远能闻到酒的香气和糟的味道。烧锅的矮墙和木栅栏门外，旋风般地刮来一群人，他们围着烧锅院，向里面喊着：

“你们家出旱魃了，大旱的根子呀。快埋了旱魃，交出龙母。”

“交出旱魃，交出龙母！”

“对！埋了旱魃，连根拔掉！”

“我们要水泡龙母，水淹龙母，水浇龙母！”

此时典家的老大典式奎正冲着泥盆里的“旱魃”发怔。今天是为二里集大财东出酒的日子，一大早他把甑锅点着，叮嘱了伙计几句，就兴冲冲地奔回内屋，到了门口，他唤媳妇周云美拿酒量，随着女人的应答，他看见媳妇递酒量时，脚下一绊，人就像陀螺一样转了圈子，晃一晃歪向一旁。他伸手去扶却没能抓定，眼见着媳妇滑脱倒在地上。女人捂着大肚子痛苦地哭叫，等他和闻声跑来的家人把她弄起来，她早产了。

典式奎知道这一带的俗规，大早必有来头，作怪的旱魃要交出去。这个没完全成人形的死婴，自己埋了，还是由着别人埋，没多大区别。可要是把产后虚弱的媳妇用水泡了，浸了，浇了，他怎么舍得？

典周两家原本就是偏亲，典家住上集，周家住下集。两家平素来往也不少，彼此间都觉得对方是正经过日子人家。那年又先后添了一男一女两个娃子。就在女孩满月的当天，两家定了娃娃亲，找了中人交换了帖子，帖子上正式写了男孩的名字典式奎，直隶沧州冯家集人，道光元年六月初五寅时生，女孩的帖子上名字叫周云美，直隶沧州冯家集人，道光元年十月初六子时生。

周家女婴的一缕头发被剪下来，典家男孩的也剪了一撮。两缕头发打了结，夹在帖子中间，他们的命运瞬间通了气糅合在一起了。两家吃了订婚宴，又给了中人不菲的订婚价钱，两个孩子在自家各自抚养，只等云美到了十岁好过门。

小云美正式过门也是十月初六，那天小云美整整十岁，应了“满十满子”

那句话。过门时，小云美穿着月蓝色的花布衫，绛红色的灯笼裤，由她的二姨和叔伯婶牵引着来到典家，她还特地被大人梳了油头发，弯弯的刘海齐齐地搭在眉毛上边，那双眼睛里丝毫没有胆怯，一直没忘在人群里寻找蹦进蹦出的小式奎。

其实，小云美过门之前就经常跑到典家来，和典家早熟络了。那时典家的烧锅一年要烧十通酒，日子过得正起劲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。大人们每每和两个孩子开玩笑，有的对小式奎说：

“奎娃，你要照顾好你媳妇呀，别弄摔了，那可是你自己的媳妇。”

小式奎就紧紧护住小云美，拉着她的小手挺着小胸脯很丈夫地说：

“是啦，自己的媳妇自己管。”

又有人对小云美说：“你去找你男人去，别让拍花的拐跑了，那你该多可怜。”

小云美立马返身去追自己的男人，追上了就不撒手。在小云美眼里，她早已认定典家的烧锅院是自己最后的家，她跟她的爷大和娘大总是口口声声地说：“俺去婆家了，在婆家还吃大枣了呢！”说得自然又清脆。

两个孩子就这么一起长大，彼此早有了归属感，尤其是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时，小式奎是断然不能让小云美吃一点亏的。见两个孩子这般好，两家就迫不及待地办完了过门，等着云美十六岁给他们圆房。

本应从容的圆房倒是草率凌乱缺了章法。正常情况，圆房应该有个像样的拜堂仪式，但那年典式奎的父亲病急，典家要用婚事冲冲喜，企望当家人平平安安地逃过这一劫，却是最现实的。

当天晚上，一对再熟悉不过的新人住到了一起。这几年，两人虽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倒是故意疏远起对方来。年龄越大，关注对方的方式就越特别。天天见面，却不用正眼相看，在目光的游盼中，彼此更能感觉对方的存在。尽管他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也曾萌动过不安分的心，但真要睡到一个被筒里还真需要一番过程。

云美比式奎要成熟一些，一点点引着式奎脱去底衣，泥鳅一样的式奎想快速地钻进被窝，却找不准入口，慌乱间把那条赤腿伸进了褥子底下，云美只好掀开被筒，把他裹住，式奎这时才攥住了她的一只手，像是船夫抓住了缆绳。云美侧着身子，用另一只手悄悄地解了裤绳，又上移再解衣襟，慢慢地除了上衣褪了下衣，忽地钻进被筒，两个人就在烛光的颤动下赤裸裸地抱在一起。

式奎紧迫间本能地寻找，云美迷茫着他的误打误撞，疲惫的式奎在云美的怀抱里终于安生下来，慢慢地进入了梦乡，那梦里尽是些暖风吹过流云，小溪

漫过河石。云美拥着自己的小丈夫却是睡不着，她用手摩挲着男人的后背，烛光摇曳着像是在晃动他们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式奎又抬起了青春的头，这次他沉静多了，没有了不安和迟疑，像一只脱了缰绳的马儿一样，奔腾起来，他忘了去疼爱他新婚的娇娘，也忘了圆房冲喜的使命，自顾自地放纵着自己……

新喜没能冲走病魔，老烧锅在临死前手捧着家谱，对两个儿子嘱咐着看好祖业，然后撒手而去。经历了新婚和丧父的典式奎，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一下子成熟了。他刚当一年家，就遇到这样的大旱，河岸边的沙土地眼瞧着种子都收不回来，能送粮酿酒的财主也少之又少，一家子生计难以为继，好不容易揽了一家出酒的活，媳妇周云美又早产生了“早魃”，这让典式奎像拧干的麻布，从短暂的发怔、紧张继而终究冷静下来，他必须想出办法来应对。

人越聚越多，喊声越来越急。拔去早魃吧！浸了龙母！不去早根，再早下去，颗粒不收，让我们怎么过活！你们典家也要为大家伙着想……有说理的，有恳求的，有呐喊的，也有声讨的。

除了还躺在屋内的典周氏周云美，典家其他人都拢在了典式奎周围，焦急的眼神聚在当家人的脸上，典式奎表面上是四肢僵硬立在中间，头脑里却是风雨雷电，只见他抿了一下嘴唇，分开众人，端起那个装着早魃的泥盆向院门口走去，他看见了那一双双发红的眼睛，炽热干涸如这旱天。典式奎放下泥盆，不急不徐把大门打开，人们寂静着，默默地看着典式奎的一举一动。门开处，典式奎双手抱拳对大家说：

“诸位乡邻，三亲六故：我们家不幸出了早魃，对不住大家，早魃既出，只能拔去；淹了龙母，才能解了大旱。我典式奎和我们典家一定照规矩办！先请你们把这盆子里的早魃埋在河岸边，它既是土龙懒龙，就让它安息在干河边。”

“对着咧！”人群里有人啧啧称赞，典式奎循声看去，原来是上集的冯老伯，穿着脏兮兮对扣儿坎肩，青布裤子挽得老高，额头上三条刀刻似的皱纹，嗓门又粗又高，在众人中显得非常突出。典式奎接着说：

“麻烦大家在埋葬早魃时，举行个仪式，让它长卧土中，别再给冯家集添乱。”

典式奎说完这些，回头对着他的弟弟典式轮说：

“小轮子，你把新出的酒拎来一桶，再带个酒舀子，都交给冯老伯。”

他对喊声最大的汉子冯老伯鞠了一躬：

“冯老伯，麻烦你老给主持一下，让大家都喝点酒，酒能去邪阻邪，别让大伙遭了灾。”

“大侄子，没的说，这个我们马上办。”冯老伯应声道，他接过小轮子递过去的酒舀子。

典式奎又对大家说道：

“葬完早魃，大家伙回到这里来，我在院中放一个水缸，我来主持水淹龙母的仪式。”

人们听了典式奎的话，都露出满意的表情，可有的也在心里嘀咕，这个典老大也够狠的，他要亲自动手呀！可转念一想，不这样办，大早又什么时候到头呢？

众人到老河口埋葬早魃去了，典式奎等人们走远，回头吩咐伙计继续出酒，他拉过来比他小一头的弟弟小轮子，告诉他如此这般。一直在房檐角下注视这一切的典母，从哥俩咬耳朵频频点头的动作，也觉察出她的儿子或许有好的办法，缓解可怜儿媳的痛苦。

人们葬完早魃，拎着空空的酒桶回来了，他们看见典家院子轱辘井旁放了一口大缸，典家老二典式轮正从轱辘井里往上提水，这眼井可是附近为数不多能舀上水的井了。小轮子左右摇晃提着柳罐，走到大缸旁，用力翻转柳罐，把水倒了进去。尽管大家都喝了酒，但依然清楚地听到水翻花的声音，能看见溅出来的水星儿。小轮子就这样又舀上几罐水，把缸装满。一想到要把刚刚生产的女人浸在这井水里，一些人都感到身上发紧。

院子内格外地安静，人们站在水缸对面，目光集中到典式奎身上，这个马上要用井水浸泡自己的产后女人的汉子。典式奎向内屋走去，把门打开，身子没入屋影里，一会儿，他抱着媳妇出现了，周云美被裹在一块蓝布内，伸出的一只手揽住丈夫的脖子，典式奎“腾腾”地走到水缸前站定，然后举目向人群看过来，只这一眼，众乡亲已跪倒一片，但那一双双眼睛没有离开典式奎夫妇。

典式奎双手一纵，把周云美托起，略一倾斜把媳妇顺进缸里，随着人缓缓入缸，那件蓝布围住缸口，只露出女人的脑袋，缸内的水沿着缸沿溢出一片。没有人们预想的惊叫，也没有想象到的昏厥，周云美立在缸内，闭着双眼，神情反倒分外的恬淡。

典式奎接过弟弟递过来的水舀，揭开蓝布的一角，从缸内舀出满满一舀子水，举到周云美的头顶开始往下浇，一边浇着，一遍喊着：“浇龙母喽，浇龙母喽，浇龙母喽！”

“快磕头啊！”看呆了的人们在冯伯的提醒下，慌忙叩头。典式奎又浇了几舀子后，把水舀扔在地上，整个浇龙母的仪式结束。怀着希冀的人们纷纷散

去，在他们心里，觉得这个仪式大概与龙神有关，所以少了悲壮，多了神秘。

泡龙母的缸里事先装了大半缸刚刚酿出来的热酒，兑了井水以后，刚好让人感到舒适，周云美体会到的全是温馨醇和的爱怜，酒香在鼻间飘飘而过，她确实沉醉其中了。外人都喝了酒，怎么能闻出那是满缸的温酒呢！

好多次，周云美在丈夫的臂弯里还回味：那温酒实在太舒服了。

这是典式奎第一次用酒泡女人。以后，他又用酒泡了另外两个女人。

二

转年，遭了大水灾。老河口涨水了，仿佛去年丢失的水找回来了，两年的水渗在一块还不泛滥？泛滥的不仅是水，还有瘟疫。瘟疫和水灾相伴而来。没有人议论大水和那次泡龙母会有什么关系。双灾之下，顾不了思考这类问题。一样的病症，一样的死法。瘟疫和洪水一起浸着河滩，瘟疫和乌云掺杂着翻滚在头顶。典式奎的母亲在这场瘟疫中没能闯过去。因瘟疫死去的人通通要葬在村东的那口大枯井里，再撒上一层草木灰，那黑洞洞的大井口敞着令人恐惧的大嘴，像是随时等待吞噬后来的人……

没有逃走的死去了，活着的必须离开。

典家面对着艰难选择：典式奎和他弟弟典式轮都舍不得典家烧锅，这好几代人传下来的基业。可不走无异于等死。

最后，兄弟两人决定留下一个，走一个。留下来的冒死守业，走的那个为典家留根。

典式奎问妻子：“你想走，还是想留？”

周云美说：“你在哪，我在哪。”

典式奎说：“那咱就留下来吧，小轮子还没娶亲呢。”

抉择的时刻，典式奎叫过来弟弟，他说：“谁走谁留，咱看天意。一会儿，你嫂子随便舀一瓢米，是单数我就走，是双数，你就走。”没等弟弟回答，典式奎已招手叫媳妇过来，要她拿瓢舀米。周云美从缸盖上抓过倒扣的瓢，打开盖子探身下去，她端着半瓢米走到哥俩面前，往台板上轻轻一泼，手握着米瓢等在一旁。哥俩待滑动的米粒静止，开始数米粒，一粒，二粒，三粒……“四十六粒，双数！”典式奎叫道，他向妻子看了一眼，周云美上前把米粒拢成堆，用瓢收走，送回原处，她顺手把那半个葫芦瓢向缸沿磕了磕，瓢缝中的一粒米也进了缸里。典式奎夫妇早就做了准备，要是单数，就把瓢缝中的那粒磕